

史學珠囊

二

卷之十九

新刊

館書圖	款部門
卷号	四乙四
架号	六
册数	
函号	
車号	

直田氏保管

新業總論歷代君臣史學珠叢卷之二

建陽

學生 書林

高嶺

劉朝陽

述

唐紀

高祖

姓李名淵成紀人

襲封曹公隋末受恭帝禪在位九年

昔有隋失馭寰宇騷然群雄駭鹿四海瞻焉帝以恭墟之瑞奉晉陽之
英席捲長驅奄有關陝命將出師掃除亂畧遂降李密擊建德擒世充
夏武周剪黑闥夷蕭銑六年之中海內咸服何成功之速哉蓋以太宗
為之子也及其即位賞伏伽之直言廣歲諫之路用隋氏之宗室倡忠
厚之風講定律令新乎一代之章程詔定雅樂正乎一代之音律擢李
素立之守法而納善之誠以彰立和庸調以取民而賦邦之制以定釋



莫先聖先師足見崇道之意設置鄉學國學可想修文之心亦其所為是誠足以與起人心恢張帝業者也雖太平之化未洽而百廢之缺粗脩矣然而建成藏甲以危父而賞子妃嬪之請突厥請兵以參唐而卒听裴矩之說文靖之殺不厭衆心楊昇之叛是豈無故老子立朝不免卑天誣祖之非官制定銜殊失稽古建官之意况夫大宅之授許世民而復立建成立建成而復許世民與秦不秦與建不建卒使影動形猜兩相疑忌伏兵玄武喋血禁庭又烏足以言社稷計耶

太宗

諱世民高祖次子初封秦王其兄建成每欲殺之反為所斃高祖因傳位焉在位二十三年

以英雄神武之資成濟世安民之業晉陽啓祚收洛口之千紅建業承圖偃隋堤之萬柳驅策英豪網羅傑士柴聞直諫好用善謀其愛民也則計口給絹入苑吞蝗其崇道也則弘文置館大召名儒其恤刑也則

囚至五覆罪至三訊其崇儉也則蓋秦止宮繕茅覆土華宮且圖治也則諫官入閣而言事京官更宿而議政論創守之難勿論周秦之修短可謂知所做畏失仁義之言則順之刑罰之言則拂之可謂能審取舍愛珠喻貪建屋喻治可謂知所勸戒矣瑞在得賢毀巢縱鵲可謂知所去取矣至於五花判事集衆之思也一喜一懼水圖之懷也面定勳臣爵人之公也保此三鑑防已之過也薛林邑之鸚鵡外不荒於禽也卻新羅之美女內不荒于色也以故貞觀之世盜賊化為君子呻吟轉為謳歌斗粟數錢夜戶不閉梯航萬里中書呈王會之圖郡縣四夷編戶及窮髮之地史稱其餘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不亦信乎但惜其萬目雖奉而大綱不正好尚功名而不及禮樂持矛入侍九成祛暑則天子之恩虧稱臣突厥淮南私授則君臣之義失建成追

射元吉被矢則兄弟之序昏納妃某刺封爵曹明則夫婦之倫斃而况
封德彝與于弒君者也書之以奉賢所之以點其字文士及從君子昏
者也崇其惡而不之校知其佞而不之疎名天可汗而燕為夷狄之君
作飛山宮而效陳隋之侈獵洛陽而逞雄心于一獸征高麗而控虜于
小醜魏徵三代遺直也胡為而停婚卜碑房玄齡十年勲舊也胡為以
微譴歸第徙黔而太子廢矣青雀投懷又欲立乎魏王投牀而晉王定
矣雉奴懦弱復欲立乎吳恪擬諸成康之嗣續豈曰侔哉張蘊古以執
法誅矣刘洎憂國復以之見殺張亮以無辜戮矣君夷符讖亦以之置
死擬諸成康之刑罰豈曰侔哉至右任子廢而世祿之法不明也口分
行而井牧之制遂廢也府兵置矣而受田非土著之民租庸定矣而里
布裘巾屨之舊生儒增廣而國門尚歎德行之書崩越一家而內外

卒昧乎華夷之辨擬諸成康之政事豈曰侔哉惟其垂統既如此是以
一傳之後女主燭乱再傳之後變故益深而終唐之世禍乱不已也不
然魏、巨唐何為女后壞之於前藩鎮梗之於中而宦官遂傾之於後
耶噫

一喜一惧上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惧比年豐稔長安斗粟直三
四錢一喜也北虜又服邊鄙无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
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惧也

二鑑魏徵夢上思之不已謂侍臣曰人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
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知得失朕嘗保此三鑑以防已過
今魏徵沒朕亡一鑑矣

三鑑一獸唐儉從上獵洛陽苑諫帝射豕曰陛下神武定四方豈

復快心于一歎哉

高宗名治太子第九子初封晉王後立為皇太子在位三十四年

上元儀鳳開禧弘道永隆

甚哉高宗昏愚之甚唐室不肖之子也夫以武氏經事先帝不念聚麀之耻而冊以為后不戒履霜之漸而寵之房帷遂使干預外政權侂人主不亦愚乎太子宗社之本而處以突厥之子其輕國本不亦甚乎孔子帝王之師而贈以太師之官其賣先圣不亦甚乎尊老子以玄元皇帝之號知礼者不如是也遣方士以求長生之術知命者不如是也取士以身言書判之科知法者不如是也及政惡德相望于冊以致武嬰之世嗷々恐々天下无路而蓮花六郎白馬寺主淫穢无極矣况非得狄公桃李五王夾日鸚鵡醉水士泥合而反止乎廬陵則神堯不其

貞观帝業不蕩然于晨牝之朝耶說者尤謂其初臨大寶尊礼宰臣致永徽之治侍疾先帝盡孝親之情感來修之言兗山東之役君諒陰之內罷遼東之兵獻鷹犬者罪進忠諫者悅焚擊鞠斬泰弘逆人尚論取節焉可也嗚呼大本一虧他美莫贖春秋晋惠公蒸先父之室君子謂其作宗廟之蠹蝸為社稷之稂莠吾於高宗亦云

中宗名顯高宗子即位為母武后廢為廬陵王居房州十四年賴張柬之等迎復位五年崩年號嗣圣神龍景隆

愚讀史至中宗之廢于母弑于妻未嘗不嘆其為自致之咎也夫太甲放桀之後而然文一新遂為資主中宗幽廢日久而狂悖之德莫改其初自今觀之高后國母也而親為點簿之耻安樂公主也而其為尊黨之將上官婕妤也而致為匪人之恥尊寵三思則武氏復振髮黜譙王則愛子不保擢用史宗恩則妖人得志崇獎僧慧範則具端忍橫竄殺

五王而功勳之臣戮矣員外置官而爵位之途濫矣殺戮諫士而忠言之路塞矣制封拜官而賂賂之門通矣甚至召守歲觀拔河御梨園幸隆府而天醜其為禍出不測豈非自作之孽矣乎嗚呼武曌之穢不減褒姒之惡房州之廢不殊申國之奔平也不省此周轍之所以東中也
不悛尤幸唐祚之不覆歟

玄宗

名隆曆宗第三子位四十四年
年號開元天寶

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莫大語德最尊遂嗣天下於是開元之初勵精政事好貨樂善務本勤民禁女樂而罷宮嬪汰僧尼而禁酷吏歆杜近習則黜前朝僥倖之臣欲防奢侈則焚珠玉錦綉之玩慎軍容之不整而講武于新豐慎縣令之非才而武策于宣政花萼名樓彰友于之愛官增侍講崇表道之心選名臣為刺史重吏民之本復對仗讀

彈文防壅蔽之奸姚宋應變守成而使咸登相臣之位韓張忠正顛首而使同升台鼎之司是以海內富庶四夷宿服浸淫于正觀之風矣夫何天寶以降志欲既滿侈心乃生忠貞寔深誠並進言也圖無說今也圖山水昔也焚錦綉今也求珠翠昔也天機石夢之室毀今也金仙玉真之役興昔也女樂宮嬪之禁嚴今也霓裳羽衣之曲奏壇成九祀而假口于玄元節宴千秋而飫民之膏血任王君奐楊思勗而邊功起信李林甫楊國忠而朝政亂停折衝上下魚書輕變乎制兵之法擢仙客驟居清要濫用乎官爵之大權貌瘦天下肥諒非肝鬲之語香將代漢將適長禍亂之階清華賜浴而醉舞楊妃洗兒賜錢而昇輿安祿癡疽結于心腹豺狼匿于藩垣一旦漁陽告變鼙鼓爭鳴克靈昌而陷東京戰靈玉而入潼關腥羶汚于伊洛流血染于河湟法駕隨塵生民

史記政事
魚肉使數百年間干戈糜爛而不息何哉良以三子無罪一日殺之而
父子之恩乖十年子婦一朝奪之而夫婦之倫亂罷張九齡殺周子諒
而君臣之義缺三綱絕矣其何以為天下乎至于久任邊將而貽唐世
藩鎮之不賓用高士力而貽唐世宦官之跋扈開兩鉅孽遂以亡唐益
可嘆矣詩曰誰生厲階于今為梗明皇之謂歟

肅宗

名亨 玄宗子 因海山亂即位 靈武在位七年

年號

至德

乾元

上元

寶應

收兵靈武及施而東克復西京不失舊物及其即位也制停口勅處分
則壅蔽之失革嘉李勉尊朝廷則君臣之分明處李泌為布衣交與
友之情洽勞郭子儀再造功則激勸之義得矣然而不思永久之患但
偷取一時之安不思經遠之計但專為姑息之政爵賞人君所以馭世
也而金紫施于應募之人將帥三軍之所司命也而旄鉞授于虛名之

士李郭一時名將也而宦者得以節制之節鎮一方重臣也而軍士得
以廢泣至于趨取大物則子道悖矣受制張后則大道奪矣殺齊王俊
則父道虧矣置太乙壇則鬼神諂矣迨其末年親寇輔國授以兵柄遂
使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近小人之禍其烈如此可
不懼哉可不戒哉

代宗

名豫 初名徹 肅宗子 在位十七年

年號

廣德

永泰

大曆

少經亂離若於軍旅即位之初餘孽未殄乃能仗李郭之精忠憑諸將
之協力剪除兇醜克復京師大河南北復為唐臣厥功懋矣至於罪已
以傷僕固徵樂而悼神功懲載縉之奸回重衣綰之儒雅修己以讓星
變側身以謝咎徵郭暖之失言不以為愆卽模三十字館以為客亦庶
幾乎有君人之度焉者但惜其善惡不明而詭巧之言得入賞罰無章

而上下之情不通任魚朝恩以典兵及勢傾朝野然後徐為盜殺之謀
置郭子儀于閑廢及吐蕃入寇然後急為帥師之召抑仇之疏切天獨
孤及之言直矣受之而不用雖受猶弗受也慰李輔國之死憫程元振
之流罪之而不顯雖誅猶弗誅也裴諝不對謝以郎中似也貶真卿為
別駕何歟楊綰清素制為宰相似也以李必為刺史何歟懷恩拒命三
年反養其母而嫁其女不戕于姑息乎光弼擁兵不至亦迎其母而寵
其弟不過于忠厚乎昭詠定稅歛以夏秋是矣反稅青苗之錢此何法
耶伯和受賂不治以罪寬矣顧繇錦州之流此何刑耶崔旰擅逐義英
而因以代之是賞其私怨也周智光擅殺監軍而因以官之是賞其專
輒也至其甚者邊候不置而置高百座國政不講而講仁王經益出孟
蘭信三塗而修佛果駕遠章敬屈萬乘以礼桑門廣度僧尼紛七友舉

大曆之政日以紊矣安得不移三帥自立四鎮稱王擁兵雄據自為
援以養成亂階哉史謂唐之紀綱大壞不可復振者則肅代之為也誠
確論乎

德宗 名适代宗長子在位二十六年
年號建中興元貞元

憤積世之弊憫王室之卑南面之初赫然有撥亂之志故當時之政諷
然有貞觀之風自今觀之疎斥宦官親任朝士張涉以儒臣入侍辭色
以文雅登朝卻慶雲之圖則以年豐為嘉祥縱荆山之象則謂費參而
違物性出宮女而來將士之投兵賜馱錢而起藩臣之龍服四海之內
聞風震慄以為不世出之主也乃不數年而致大亂何哉本夫資性循
慢耻見屈于正論識度闇淺忘受欺于奸諛親信多非其人舉措不由
其道租庸調唐法也胡為而有間架陌錢之行左庫大府唐制也胡為

而有瓊林大盈之積信楊炎而殺劉宴則刑罰不衷任盧杞而引延齡則和佞彙進以官宦而典禁旅則刑臣專制聞之權敵瓜果而欲拜官則名器類繁纓之濫陽城以直言左迂方鎮以跋扈取爵是黨佞人而寵叛臣也謂公輔為賣直疑蕭復為輕已惡正言而疎直士也折為若此烏得不困辱于奉天播迂于山南公卿拜于賊庭鋒鏑集于黃屋訃嗚呼范陽之叛一祿山也希烈以二虜而入寇又一祿山也晉昌之逆一朱泚也懷光結二賊以連兵又一朱泚也向非陸贄李泌盡心于內李晟渾瑊輸力于外又何以肅清宮禁祗謂園寢鐘簋不移廟貌如故也哉

憲宗 名純順宗太子在位十五年

剛決聰明英果確斷從善如轉改過不吝委任忠謀而不惑于群議

制藩鎮而不事乎姑息師老財屈異論輻輳而不為之疑盜發都邑皆害元宰而不為之懼延英談為理之要其勵精求治何如也刺史分藩將之權其處置得宜何如也賑恤南方之饑旱其哀此豈獨乎嘉許孟容之直其能盡下情乎此所以卒能取靈夏而清劍南誅浙西而俘潞澤盪平淮右克復魯齊天下深根固蒂之盜皆稽顙入朝斂手削地百年之憂一旦廓然矣先儒謂其中興氣象有自來者不其然乎然君子不之取者則以其幼驕克恭而土木之役興惑志異端而佛骨之迎起智昏忠佞而朋黨之說行皇甫鎛盜臣也而使之當國柳泌方士也而使之臨民承瓘中官也而使之制將李藩辨神仙詭誕之論甚正胡為罷為詹事裴璘辨方士長生之說甚是胡為黜宰江陵晚節用人邪正賢亂如此以致國病于民貧禍起于闔豎變生于方士暴疾而崩不暇

史李珍夢
追悔豈非聖學不講理義無以養其心至治不宣姦邪得以窺其際耶
噫

敬宗 名湛穆宗太子在位二年

昏童失德不恤國務梓宮在殯鼓吹日喧令聞未彰惡聲遐布縱金鷄
之豎我不原平崔發拒驪山之諫乃不信乎權輿晝夜趨獵啟升殿之
干戈好治宮室來波斯之沉木館潤州之老弱志干神仙之求造競渡
之船侈心于遊戲之玩且昵八閔十六子而黨與成于下遂使蘇劉之
二賊而弑逆行于上寶曆短祚唐緒盡微固其宜哉雖然使東宮有教
蒙養素端則亦有未必然者觀其聽高處厚而悟李紳之冤慰李渤而
兇金吾之待受丹衣之箴而答優詔從北門之奏而量寬移沮逢吉所
引而伸李深之采言者所陳而禮裝中立從温造而却李祐之馬聞洛

馳而罷東巡之行殿開延英而獨孤順首碎玉階而栖楚摧又豈迷而
不省者特以一齊衆楚而幼稚之性習于咻爾是豈曰彼彼童片夫何
足議

八閔十六子按李逢吉傳鄭注得幸於王守澄逢吉遣從子訓賂
注結守澄為奧援自是肆志無所憚其黨有張又新李續張權
輿劉栖楚李盧程普範姜洽及訓八人而傳會者又八人皆任
要劇故號八閔十六子有所求請賂閔子從逢吉無不得所
欲也

文宗 名瀛穆宗第三子在位十三年

寬厚寡勤恭儉儒雅勵精求治書史自娛声色遊畋未嘗留意觀其衣
更三朝鷹放五坊見簡淡之姿焉兩上尊號謙讓不受見抑畏之心焉

除吏召見竒日視朝見勤政之德焉於諸道祥瑞而毅欲禁之見移突
之慮焉於太宗政要而慨然慕之見法祖之志焉此所以太和政事修
飭清明而中外翕然相賀以為太平可與也夫何仁而不武柔而少斷
劉蕡之策剴切可采也顧置之下第維州之降機會可乘也乃棄之不
取以王播同平章事是賞乎聚斂之臣也以楊志誠為留後是優乎弑
逆之賊也以仇士良為中尉是重乎閹尹之屬也李宗閔以救虞卿而
被貶則訓注之倚勢為可知李石以惡宦豎而謫官則士良之強梁為
可畏杜牧以罪言而條陳則三鎮之桀驁為可想矣是以每患朋黨之
難去徒傷河北之賊憤貂璫之重忍卒召甘露之變至于太子以暴薨
太弟以矯立則又威權旁落而無人以太阿者也嗚呼君有祖甲成王
之資而懷周赧漢獻之憤豈非日夕承弼之人無伊傅周召之業而聖

學不講無以增其德慧之故耶

武宗名炎穆宗第五子在他六年會昌

英敏特達雄斷勇果委任能臣勵精運策振已去之威權反非常之傲
桀進討潞澤以卻其留後之請顯誅郭誼以正其拒命之謀詔李回宣
慰河北則三鎮奉命詔群臣毋得留中則百官無邪相杜悰而有魏徵
之方可以見藻鑑之別賞德裕而有衛公之錫可以見尊禮之誠追獎
悉恒謀贈以官秩所以弔既死之忠魂也外降黠虜斯諭以德意所以
堅來臣之實心也此所以紀律再張威令復振而武之為武亦依稀乎
止戈之義矣但惜其陳王成美之殺卒召人言李珣嗣復之謫專讎已
怨受法錄于歸直則以萬乘之貴屈已于妄人也築望仙于禁中則以
荒唐之說視之若真有也誰惑于方士而反貶乎王哲餌服乎金石而

欲濟其貪淫惡斥釋氏而溺信道流亦何異于揖犬羊而叱禽獸耶好惡若此天不永年也宜哉

河北三鎮謂成德魏博盧龍三藩鎮也

宣宗名忱憲宗第十三子在位十三年

明察沉斷節儉恭謹從諫如流用人惟已重惜官賞惠愛民物觀其用兵有要克復河湟可謂克承先志矣讀金鏡錄而銳志太平讀政要書而正色拱手可謂厲精求治矣樵夫言涇陽之政而擢李行言父老祈醴泉之頤而擢李君奭可謂聽言錄賢矣諫官論事在直從之大臣草疏焚香展讀可謂樂聞規諫矣刺史之官面察能否宰相私故詰其有權可謂乾綱獨斷矣此所以四海承平百職修舉中外無疵政府庫有餘貲年穀屢登封疆無鎮而思詠大中之政者宜其有小太宗之擬也

然惜其雖聽納規諫而性則刻剝雖吝爵賞而人多僥倖外則藩方遂帥守而不能治內則宦者制國命而不能誅增八寺于上京中毒而來之教受三洞之法錄溺志忘思之言嫡母以曖昧而不令終是豈知孝者乎太子以貪吝而不蚤建是豈知本者乎遣迎軒轅服餌方藥是豈知命者乎至於謀誅宦官幾事未密遂使南北司如水火安得不為至治之累哉自茲福祚之不遐固其宜矣

懿宗名暉宣宗太子在位十四年

僖宗名儼懿宗太子在位十五年

始承不構頗亦弱精延納謹言道崇者德數稔之內洋七頌声矣然器本中庸流于近習所親者恭伯所昵者桑門以蠱惑之侈言亂驕淫之方寸及豐結蠻陬奸生我卒癸五嶺之輪轉寰海動推徵一蜀之扞防

又之珍貴
人盡覆徐寇雖殄河南空然猶削軍賦而飭加藍困民財而修淨
業以佞諛為愛已以忠諫為妖言爭趨險陂之塗罕勵貞方之節見豕
百塗之愛豎非次寵升焦頭亂額之輔臣無辜竄逐是以南詔再猖中
原椒擾佛骨謔入于應門龍輻已泣于蒼野報應無所斯其驗歟士夫
阪夷禍階于此雖有文景之善繼難以與焉自茲龜玉之不昌固其宜
矣嗣是而立是曰僖宗本以童孺之年加之声色之欲禍亂相仍民愁
盜起外則黃巢仙芝之徒聚眾造禍而野布干戈內則田令孜韓全誨
之輩跋扈專恣而奸生帷幄天子孤立于上賊黨朋比于下以致金光
與元之播越室鷄鳳翔之劫迂洒淚大庭寧身苟免不啻狐兔之避鷹
犬不亦悲乎嗚呼驕奢無度淫樂不悛此懿之所以不懿也保養奸回
殘虐百姓此僖之所以不僖也雖云運盡悲來抑亦人謀不臧而奸萌

曩端之所由肇矣乎

昭宗 名晔懿宗第七子 乾寧六年 光化 天復 天祐

體貌明粹英氣豪雄尊禮大臣夢想賢傑傷朝廷威令之微勵恢復前
烈之志踐祚之初中外欣上可謂有君人之量者矣奈何皇家不造國
步多艱藩鎮鳴凌紀綱衰亂以精兵則聚于邊陲以強騎則弱于王府
以土地則據于叛臣以虛名則寄于天子黃巢雖誅宦官不戢始則張
濬覆于平陽增李克用不平之志中則復恭亡命于山南故宋文通不
臣之心終則兵交關庭及御衣幽屏東內劫近岐陽信所謂紇于凍
雀而漂白沙城者矣卒以昌遐之檄一召而全忠之師遂入連兵圍城
再憐寒暑御膳不足於精王侯斃踏于饑寒然後全誨就誅乘輿東
出剪滅其黨靡有孑遺而唐之廟社因以丘墟矣嗚呼癰疽既潰大命

史考珍集
隨之虺蜴雖除而虎狼尚道宦官之與唐相為終始有如是夫

五代

後唐紀

莊宗

名存勗姓朱耶沙陀人先世事唐賜姓李氏及克用平黃巢以功封晉王及存勗襲封以兵威深稱帝號後唐在位三年

年號同光

弱齡蒞位指麾諸將以恩義結其心以英果折其氣故皆竭力奉命莫不願指如意遂復真定併山東取魚陽兼魏博策馬渡河則朱氏失國揚旗西向而劍閣平登此生子當如李亞子所以來朱全忠之驚嘆也史稱其為一代之英不其然乎但惜其三矢告朝而志願咸畢十指誇功而矜伐自恣羅貫以無辜見殺天下莫不悲其冤繼麟以毀言蒙誅天下莫不悼其屈樓成清暑頓思營造之煩與校獵近郊不恤稼禾之

踐蹂用宦者為統軍則制閫者非其人以伶人為刺史則司牧者非其任親傅粉墨雜戲于庭以滋劉美人之樂新鑿批頰曾不知耻而悅理天下之言此乃齷齪庸流豈可使之南面稱孤哉鋒宵之矢樂器之焚宜其及矣雖然神器固有命而才力亦有限莊宗裂膚汗血沐雨櫛風凡十五年而後得好畝好文信宦寇伶不三載而滅亡何哉良以其心昔明而今暗先戒而後肆矣夫豈可盡歸之天命也哉

明宗

本胡人初名颺信烈為晉王克用養子更名嗣源及莊宗遇紘諸將立之在位八年

初無黃屋之志而邂逅得國素無奢侈之奉而質朴為心內無声色外無遊畷褒崇庶吏嚴治職蠹令百官以行轉對實清明之令典選文孝以共政事乃延訪之盛心遠女色也則減乎後宮之員徵菴寺也則損乎宦者之數縱五方之鷹隼而懷傷稼之思蠲天下之逋負足見儉德

之效。至于焚香祝天之言，尤為誠懇。內發之語，此胡致堂所以謂其美善頗多過者，亦不至甚求諸漢唐之間。蓋亦賢主矣。但惜其以戲殺從藥，則虧乎父子之恩，以誣殺重海，則失乎君臣之義。趙鳳鳴道腐儒也，胡為而官？李士之銜宦者，孟漢瓊王奴也，胡為而職？宣徽之使，優給有差，賞賚無名，益驕乎士卒之志。九經有板，印鬻自官，適逞乎窺利之謀。迹其所為，不能盡合乎古先哲王者得非以其起身披旆控弦之屬，不聞詩書禮樂之道故耶。

後周紀

世宗

名榮，姓柴氏，太祖郭威后兄守禮之子。太祖死，嗣養以為子。及太祖崩，乃承大統。在位六年。年號顯德。

世宗以異姓之親，入承大統，有君人之德行，不忍人之政。應機決策，出人意表。發奸摘伏，聰察如神。傾中國之口實，而有削平天下之志。知威

令之不行，而首行乎樊，何之誅思，致治為理之方。寢食不忘，延儒文，文章之士，修明制作，毀天下之銅佛像，謂其以剝人為先。嗚呼，積之均田圖嘆，其為致治之本。漕運給耗，慮倍輸也。保任令錄，防貪穢也。冬役春罷，恐妨農也。毀寺禁僧，滅蠹弊也。江南饑旱之貧，欲民霑實惠也。耕夫織婦之刻，乃留心邦本也。且以信令，御群臣，以正義，責諸國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贍，以堅守蒙褒，張美以私恩，見疎馮道，以失節被棄，善政良法，卓有可稱。威武之聲，攝乎夷夏，此所以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四海賓服也。昔人謂其粗，有三代遺風，不其然乎。然而初年用法失之太嚴，不免後事之悔。有父不尊，目為元舅，竟起十阿之名。矜唐使孫晟無崇獎節義之心，召華山陳搏，有飛升黃白之問，是則可議也。於戲，幽莫之功未集，而瓦橋之翼先垂，得非太平之業，天將啓聖人而授之，非人

史學珍彙
謀之所可及欤

宋紀

太祖

各匡亂姓趙氏豳郡人初仕周為歸德節度使掌軍政及陳橋兵變代周而有天下國號宋都大梁在位十七年年號

帝王之與自有天数其生也有所自其出也有所為是故以太祖觀之

方生與微時也亦光滿室以兆其瑞紫雲黑龍以啓其祥是天命所歸

固不待日光相盪來苗劉之指示五星奎聚露文治之精華而後知也

及其掌軍政也士卒服其恩威中外同于推戴是人心所屬不待兵次

陳橋而黃袍加身攬轡登舟秋毫無犯而後知也迨其即位削平僭偽

混一區宇待諸降王以賓禮易諸節鎮以儒臣解釋兵權而僅憑杯酒

求購奇書而不吝千金數幸國寶親替其類可以見崇儒之心拔幸有

科覆試有條可以見取士之法遣使賑貸分吏課農可以見愛民之仁

廢媚川都碎七宝器可以見敦朴之風其用兵也則誓將撫民按兵各

定其嚴閫範也則內言不出于外私恩不害于公其友兄弟也則金櫃

藏母后之盟灼文分晉王之痛其敬大臣也則鞭朴不行于殿陛罵辱

不及于公卿置剩員以處退兵臨講武而閱練士則制兵之有其道置

封椿之庫禁羨餘之帑則理財之有其方重寶儀之識則曰宰相須用

讀書人嘉唐虞之實則曰何近代法網之密霖雨放宮人彰應天之誠

意帽裘頒將士示激勸之微權此所以建隆乾德之間治定功成樂和

禮備声名文物之治道德仁義之風可謂規模宏遠矣合而觀之君人

之道直儒然矣乎但惜其黃袍故祚未及揖遜燭影辭席未厭群疑兵

政未講啓西北二虜之驕迂都不審致財力百年之竭彥升不戮則無

漢高之明張瓊擗死則無世祖之義竇儀卻立則無孝武之禮鄭起左
 迂則無文皇之量假道而征荆南猶踵滅虜之策奢錢而羈使相尤用
 封韓之謀封若水而罪薛良密運驕唐之術哀劉筠而議彈丸替希休
 哥之意他若受多遜之請而猶怒德曠示雪夜之幸而欲覘海物何莫
 非用計用數耶先儒謂大綱正萬目未舉愚謂乃自固有欽而大綱亦
 多慙矣其得稱全盛之治乎

太宗諱吳初名匡義改賜光義太祖弟也初封晉王及太祖崩遂登大位在二十二年年号太平興國雍熙端拱

淳化至道

虎步龍行蚤識太平天子天顏日表咸推有道聖人沉謀雄斷恭儉仁
 恕好善納諫崇德尚文觀其綈袍顯士則賢略宏開白鹿頒經而儒風
 大闡拔十得五振淹滯之人才自巳至中閱太平之御覽珍古書而立

崇文之院尊先聖而襲宣公之封教民禮讓則何粟于義門容下直言
 則賜錢于諫士授軍戒于王顯庶武臣不至于面墻賜和藥于曹彬則
 至恩下覃于介曾詩宴餞趙普君臣可謂兩全宣政與繼恩奄宦不得
 預政田錫在臺諫而作敢言之風李覺在經筵得遠近君之道嚴知州
 之選則曰刺史之任最為親民重孝士之官則曰翰林之職清要貴重
 他若服瀚濯之衣而儉約之風著毀奇巧之器則朴素之化行却女樂
 之獻內不荒于色也悟遊畋之非外不荒于禽也欲自焚以答天譴其
 克明天意何如耶欲除賦以紓民力其實恤民困何如耶似茲善政史
 不絕書亦可謂太平有道之令主矣但惜其文教雖崇而兵戎未戢紀
 綱雖布而倫理則乖斧聲燭影啟千古不決之疑改號更名快一時自
 用之志復相趙普欲以市私傳之言抱哭癡兒欲以箝公議之口况后

崩而不為成服顧反罪言乎禹偁浩王際而南遷房州不念藏盟于金
櫃矜詡太平而賞花賦詩于後苑自詫繁盛而觀燈徹夜于乾元多遜
專而田錫去德超謗而曹彬既吾於太宗甚有所不滿也雖然傳弟之
謀雖誤于趙普之一語而立嗣之議則決于寇準之一言其亦庶幾乎
知社稷之計哉

真宗

諱元侃更名恒太宗第三子在位十五年

咸平景德大中祥符天禧

乾寧

慈愛寬仁聰明英睿有帝王之量具天挺之才問李沆治道所宜先心
懷乎化導之本知皇王之道非有迹志慕乎上古之英其用人也則褒
張詠之異政美敏中之盡心其敬天也則誓出而求直言蝗飛而罷營
造拜宣聖于孔林賜九經于李校可以見其崇道之心躬調藥于王旦
親問疾于曹彬可以見其敬臣之禮委巷臨喪初不辭于冒雨山居圖

畫而不嫌于避鶴罷盧武之役成微偷不欲以煩民省黃河之干夫淪
溺每憂于毒泉幅巾開崇政之殿則神放見禮澗淵馳六飛之駕而南
北弭兵矣邊陲晏然民物安阜寧不足以潤色祖業美乎然借其以孤
注而疎寇準志惑于城下之盟以五鬼而伺于明智昏于涇中之滑以
夏州與繼迁致陷平靈州之地以美珠媚王旦終迷于鴟尾之書封太
山祭后土萌秦政之侈心謁老子享玉皇踰明皇之陋習諄諄言夢解
疑作論君固以此而自欺遑遑啟奏紫芝白鹿臣亦以此而欺其君一
國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以故當時隕霜害稼風霜傷木地震民飢
人延水溢而宋之元氣索矣善乎儒先胡氏曰景德以前足為繼世之
賢君祥符以後不過為矯誣上天之主旨哉言乎

仁宗

諱顥初名受益真宗第六子在位四十二年

天理明道景祐寶元康定慶曆皇祐

嘉祐

寬仁性植恭儉天成撫熙洽之宏圖當太平之昌曆謹微接下納諫求
言奉長樂之慈顏極隆舜孝敬金華之講席不顯文謨無述書屏儼若
茨牆之見籍田撰記深惟稼穡之艱却孝標之獻芝以賢臣為寶行蘇
湖之教式以興學為心宴秘省而賦詩開天章而引對經營西北期清
幽夏之塵煩賜茅庸獨舉聖賢之要好學崇儒扶持斯道上承一祖二
宗之心下啟濂洛道季之懿且觀諸用人焉則仲淹任而賊人之膽破
富弼使而中國之體崇鉄面御史風動于京師魚頭參政威行于貴戚
其智足徵也觀諸用度焉則燒羊忍中夜之飢却蛤惜下民之費左藏
月進則斥以助縣官內藏所儲則出以助糧糗其儉足徵也觀諸從善
焉則因歐陽修之言而嚴按察之法用杜衍之策而抑內降之濫王疇

諫而進循罷何炎言而夏竦疏其罪足徵也現諸愛民焉則安撫京東
之飢蠲免畿內之稅倉置廣惠屏出通天其仁足徵也現諸敬天焉則
日食除越收言事之禁雷發按諸路不取之吏禁中侍兩蝗旱求言具
誠足徵也至於刑則有出入為能之戒於兵則有揀汰老弱之令其常
不許以風聞言事以長忠厚之風課績以新書後事以成責身之政似
茲善政令德益流史牒如此以故當其時刑以不殺為威財以不蓄為
富兵以不用為功利澤施乎方必眾賢聚乎朝廷四十二年之間號稱
極治胡氏以為至仁之主蘇文忠公謂社稷長遠終必賴之者誠確論
也惜其率群臣以朝會慶則君臣之分幾于無別懼生母而寄梓宮則
母子之義幾于不明遣范鎮而不立儲君則父子之統幾于滅息信夷
簡而黜尊后則夫婦之倫至于廢絕怒程琳而及孔道輔信夏竦而危

富鄭公問何刻而卒謚温成免彥博而猶任克佐祠亦帝于宮中作為
無稽之事用大牲以祀社未聞脩己之誠鑿三股修公塔則又斥民于
無用之役此皆為仁宗之失政也是以曩嘗驕於北智高黷于南只卒
憊號于安陽賊人近叩于侵殿地方繹騷烽燧數警兵革歲起初書狎
馳常有夷狄之禍不能如漢唐之盛者得非仁柔有餘而剛武不足故
耶

英宗各體撰安懿王第十子仁宗無嗣養于宮中後立之在位四年

以聰明仁賢之資膺曆數任躬之命優礼大臣雅愛儒術素崇後約不
樂宴遊韓琦稱彞大孝則愷然感悟劉敞進讀史記則悚然改容放還
宮女克從司馬之言安置守忠不阻韓公之勅留張昇則曰勤勞王家
詎可遽去稷卨節也勞彞博則曰俗間始議於朕有恩將養舊也臨朝

親政必得故事古治所宜可以見其望治之念稽試十事裁決皆出群
臣意見可以見夫君國之才雖曰天命不遠神器弗終不克大有所為
然使後世欽仰高風味嘆至德何其盛哉韓琦當在朝而撤籜之爭
遽起呂范繼黜而納諫之風不彰兩宮疑而不睦僕議感而不定嗚呼
可以觀世變矣

神宗各項英宗長子在位一十八年

大室初登孝友儉勤厲精圖治小心謙抑敬畏輔相不事遊畷不治宮
室其志將以大有為也夫何好大喜功暖昧臧否王安石之為人偏拗
曲見者也自以為聖賢相逢驩然共政而不疑王安石之新法浚下媚
上者也自以為今古良規毅然並行而不顧自今規之青苗之錢方輸
而均輸之法立均輸之法方擾而免役之謀興免役之禍未艾而助役

之議動求水利行於田莫非毒痛之政行保馬設保甲孰非富強之圖
 則征稅之法壞矣去熙寧之三舍人而任三旨之宰相擢匿喪之李定
 而斥至孝之壽昌進竊豪之嘉問而惡糾兄之安國一時所用非傳法
 之沙門必護法之善神非家奴之薛向乃笑罵之鄧綰則用人之法壞
 矣渝州之獠事熙河之役平五溪之蠻成富平之功則和邊之法壞矣
 罷春秋儀禮而行安石新義則科率之法壞矣賈蕃不從而下獄仲宣
 坐賊而杖黥則刑罰之法壞矣聖人舊法良有深意一率而變置之其
 為害豈不烈哉是以百度廢而群黎怨地氣南而妖氛生爭言不使者
 大積于京師怨入骨髓者相盈于道路托疾喻政呂誨上病中之章流
 民繪圖鄭俠逆馬上之奏蘇轍之忠諫形諸簡牘子瞻之微諷托于詩
 歌太后由之涕零岐王以之痛哭劉摯以之貶謫純仁以之左遷韓琦

則以之罷撫使矣温公則以此辭樞密矣范鎮則以此乞致翰死矣以
 至富弼之病唐介之死趙抃之稱苦孰非為新法之故哉禍起國搖綱
 頹紀廢天下多故信有由也然君子尤有取之者謂其詔封太祖後報
 功之心也錄魏徵仁傑後煥賢之典也立程嬰公孫杵臼申褒忠之念
 也受程頤之戒勿輕士斥宗孟之毀司馬光可以見其服善之心製司
 馬光之通鑑序題韓琦之顧命碑可以見旌善之道納張方平之奏而
 罷鬻爵之錢听太后之諫而止齒齧之取則又可以見其從諫之誠也
 嗚呼一祖四宗之澤自帝而塞其流北轅南渡之禍自帝而釀其孽宋
 室之不競從茲决矣雖有小善曾足以贖其陪國本之罪哉

三舍人李定為秀州判官附和非法安石薦對遂拜御史知制誥
 宋敏求蘇頌李大臨言定不由銓考隳紊朝制封還制書詔諭

數四頌等執奏不已並落職天下謂之熙寧三舍人

三旨宰相王珪也謂上殿進呈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

稟事者云已得聖旨

哲宗

名煦神宗第六子在他一十五年

愚讀史至哲宗觀元祐之治未嘗不吐宣仁之賢觀紹聖之亂未嘗不

重哲宗之罪何也哲宗初立宣仁臨朝正論在諫臺公道在廟堂君子

在朝廷小人如野相司馬光呂公著而天下誦其公拔蘇軾蘇轍而天下

推其明斥蔡確章子厚而天下服其斷罷青苗助役等法而天下稱其

仁粟帛賜于徐積而激俗之有其方經筵講以伊川而勸孝之有其道

重范鎮而登彥博惜堯俞而相純仁所以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宣仁有

女中堯舜之稱而元祐之政至今誦之也夫何高后既薨政由已出不

所忠懇之疏尺用熙豐之臣前有說而不允後有賊而不知追奪司馬

等秩則非旌忠之典竄貶元祐之宰執則非顯良之心廢孟后為仙師

而夫婦之道絕復興豐之舊法而病民之政行相章惇蔡京蔡卞而小

人之徒進以致八閩五鬼之號過房庸宗之名納閹滅門之日與黨禍

以報善良假紹述以及前政生民受其害國家罹其患縉紳之禍不足

言也是誰之過欬吁此吾之所以重哲宗之罪也

徽宗

名佶神宗第十一子在他二十六年為金擄去殂于沙漠

建中靖國之初向母垂簾之日首相韓忠彥而端人之道行繼復范純

仁而君子之道長詔復廢后而綱常之道明安置邢恕而奸諛之禍息

蔡京蔡卞繼亦去朝陳瓘鄒浩同升諸公天下之人觀新政者歡欣鼓

舞有如更生也使帝能堅守太后之法純用元祐之臣以李綱陳禾

襄化理以楊時曾肇左右大猷則嘉祐之治可復而宋之天下壽其脉
矣夫何不備國家之政而崇道教之誣竄逐忠良之臣而北開邊之隙
鄧洵武獻愛莫助之圖則奸人相矣朱勛領花石之綱則玩好進矣蔡
京倡尊尊豫大之說則國儲虛矣馬政進復燕雲之策而邊陲之黨開
林靈素獻長生大帝之說而道君之号冊蔡攸飛四海為家之言而土
木之役以元祐諸臣何罪也而刻石于端禮門熙豐諸臣何功也而圖
形于顯謨閣王安石何賢也而從祀孔子之宮墻蔡確何德也而配享
哲宗之俎且彗星有疏任伯雨之言非不切也而受之不報詣闕上書
陳朝老之說非不直也而恬若不聞方軫非不請誅蔡京也而京之尊
寵益隆宋胎非不諫伐遼也而遼之師命愈急楊時英才正李之士胡
為召以秘書之郎童貫刑餘奴隸之人胡為列以上公之爵所為若此

以致星妖地震而災變頻仍青見孤井而咎證彰灼尚不知改絃易轍
方且輕車小輦浪遊塵陌之間變礼作樂粉飾太平之具及金人入寇
而倉猝內禪卒使靖康之世良嗣遺而胡馬南嘶却已終而益彰北指
袞衣天子遠蒙沙漠之塵環珮后妃同罹黃龍之禍果誰為之乎酸耶
說者尤謂其因人望而相商英袞幾任相之方落衣裾而獎陳禾朕幾
勸忠之道嗚呼英佞而非賢翼日而木罷安在其為徽哉

欽宗 名桓 徽宗長子 在位二年 為金所擄 于沙漠

嘗謂甚哉欽宗之愚而靖康之禍所不免也夫當金人入寇之時李綱
守西京可謂有賢智之相矣种師道入援可謂有勤王之師矣宗澤守
衛州劉裕援太原可謂有勇畧之將矣陳東請留李綱吳敏乞召楊時
可謂有節義之士矣使帝於其始也听李綱請擊之言則金幣不必輸

康王不必質上策也既而用師道半濟乘擊之請則不徒驅之北還抑可絕其南牧中策也然而納伯紀倫邊導敵之謀則金酋不致再至父子不致北轅下策也夫何不听衆止之高彥而後群奸之私圖不思戰守之遠謀而惑和盟之詭說李邦彥浪子宰相也倚以宰衡之任梁方平庸腐闖人也委以黎陽之寄王孝迪蔡懋李松庸謬忘嫉不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也而登之於承弼之司抑又殺張毅以泄金怒罷李綱以謝金人迎上皇于東南散西兵于關陝動王之師各歸諸道堅守之詔徧告多方遂使胡騎東虜疋馬南渡邦家顛覆社稷為墟父子隕身于夷虜冠裳困辱于腥膻其禍之慘可勝言哉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欽宗之謂歟

高宗

名構徽宗第九子初封康王及徽欽也符遂登大座于南京遷都臨安在位三十六年 年五十五 建炎 紹興

漢家之厄十世光武中興獻公之子九人重耳尚在秦族雖北轅而天同左袒此則天意所屬也使為高宗者內相李趙張宗以之運籌帷幄外將張韓劉岳以之專戢于城立使以撫河南嚴兵以備關陝脩軍政而作士氣寬民力而裕邦財然後親御六飛勵兵北向則帝后出塞一洒比鞮之恥燕雲入版遠恢南渡之疆中興之業顧不備歟夫何始焉惑志于汪黃終焉掣肘于秦松臨安作廟遽偷江左之安東平次師用念勤王之急趙鼎中興賢相也任之而靡終李綱一世偉人也罷之以謝寇胡寅之七策若罔聞知張所之五利姑置勿問胡銓忠憤吐於一疏而遠復宜夙之流岳飛破虜幾還兩宮而屈死風波之獄以致星芒示敵兩澤衍常胡馬愈橫邊兵屢劄尤且作損齋讀春秋徐為孟浪之卒創景靈築園立徒歸太平之文武功不競忍垢忘親接武求盟比

出

有遣使以紓旦夕之急獨不思六軍萬姓之壯懷咸欲直抵黃龍府二
 帝九宮之遙約日思生入王門閔極惡窮兇之虜不共戴天之讎而忍
 為是乎遂使靖康之恥卒不可洒中原之蹙卒不可復二聖含悲于沙
 漠九宮斷望于神京得非畏懦柔靡之氣勝而剛武雄斷之才不足故
 耶雖然脩宣仁之謗史乃撥亂反正之宏綱復黨人之官爵賣貴忠廉
 節之大道四失罪已庶幾吞天下仰望之心求璩繼統庶幾對藝祖在
 天之灵君子尚論思而知其美可也嗚呼高宗以之繼体則有餘以之
 撥亂反正則不足陳四明其知言矣乎

張所五利請帝還京師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
 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
 于邊防五也

罪已四失六月霖雨下詔以四失罪已一曰昧經邦之大器二曰

昧甚亂之遠圖三曰無緩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

孝宗名春太祖六世孫秀王稱之子高宗無嗣育于宮中湯名璩

聰明神授英毅天成握符奮起于外藩受命入承乎大統英武同符藝
 祖恭儉上侔仁宗前用愛人好李勤政聽言納諫重道崇儒兩志祥曦
 大孝首隆于撥輦日朝德壽至愛復溢於增車齒作敬天恐起居之或
 懈後終三載斷群議之不挫擢召辛次膺則渡江之直以顯委用李顯
 忠則灵壁之捷以聞朱喜往而社倉行張拭升而真儒出抑又能矯高
 宗之志始正敵國之禮立殿廷之木馬頗有夫差之心倚魏公如長城
 深得人皇之意置恢復局覽華夷齒大閱矛難不忘騎射其復中原弔
 遺瓊山之志嗚呼壯哉而史臣亦曰卓然為南渡諸帝之稱首良有以也

但惜其中外鼓舞遽形簡書而符籙一潰設者藉口揚甲對策竟之不悅而正心誠意亦所厭聞王淮陳賈之言一入而諸儒道卒指為邪氣則無以為恢復之本也史湯曾陳之徒一用而虞楊王胡委任不專則無以為恢復之真也妃嬪滿前刑餘左右朝廷孤弱心腹萎廢尚何以為恢復之基耶荆襄上流兵力單薄吳蜀要害財賦匱乏尚何以為恢復之實耶此劉珙所以謂其修已求賢卹民用將養兵之實未及其一二也顧欲舉庭掃穴以復祖宗之世雖鳴劍伊吾以還中原之境土不亦難乎雖然報怨恢復之志雖不得遂而降與乾道之治則不可誣帝亦宋室之資主哉

光宗 名博 孝宗第三子 在位五年

幼有令聞嚮用儒雅續系大統總攬朝綱用賢存姦寬刑薄賦劉光祖

乞禁道學之議則下其章於外主介對道學之策則擢其名于三賜陳亮之登第嘉善處父子之間也彼朱熹之經界取其治地分田之法也是以偽孝之訖自茲少沮而紹熙之際天下晏然矣何蔽於偏聽奄寺擅權遭宮闈之悍妬以致兩宮不通因忤意于上皇以致驚疑得疾壽皇病則不通問崩則不執喪是不能父其父也嘉王始則臺文不立終則內禪不明是不善子其子也抑又宮女進見不特伶人出入無度奏胡戎之樂雜齊卽之舞遊戲無節而孝宗之業衰矣吁此光之所以不光也欬

寧宗 名擴 光宗第三子 初封嘉王 在位三十年

天下至不可解者父子之倫所不容限者君臣之義自古恃以為國者吾道之孝也寧宗能體慈孝以明倫獎忠直以全義禮儒臣以崇道學

則元祐之治不可以復見于今日乎夫何忤意上皇不知定省之禮養
濟王竝不豫建儲之詔理宗之立謀由彌遠殞宮之上偏信臺官則父
子之倫壞矣趙汝愚乘龍授鼎中傷于侂冑之謀六君子救正扶忠內
批于韓賊之筆祖儉論奸而韶州謫守光祖撰記而落戢房州則君臣
之義漸矣朱元晦集諸儒之大成而奪其官爵蔡季通行孔孟之正脉
而牽之遠荒君子賢人指為偽李四書其經為世大禁則吾儒之道弛
矣且始听韓賊以除直臣終听弥遠以誅侂冑屏斥忠良玩兵召寇以
致吳曦叛于蜀金人黠于邊示人起于北而國蹙時危一至此極况非
劉宗之李好義趙方輩相與戮力王室則宋社之亡不在帝舟航海之
日而已在於開禧嘉定之年矣史尤稱其謙恭仁儉始終如一臺池死
圍無所損府庫之財未嘗妄費是亦幾希之善何足多哉

六君子太学生楊宏中周端朝張衍林仲麟蔣傳徐範伏闕上書

言趙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非有異志章頴李祥楊簡力辨其非
即遭斥逐今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反覆正人以便其私
必托朋黨以罔陛下之听伏願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悲黨
灼李沐之回和竄李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心侂冑大怒

內批編管五百里外天下号为六君子

理宗名昀太祖十世孫宗王希聖之子寧宗無嗣史亦遠等廢立之在位四十年年号宝慶嘉定端平嘉熙

淳祐 宝祐 開慶 景定

法祖敬天仁民愛物重國本而睦宗族遇近戚而敬大臣留心載籍日
御經筵用真德秀魏了翁而廊庑有人將孟珙余玠而干城有賴宗憲
洛閩閩之儒斯又用顯正周程張朱之祀吾道增輝劇緝堂以興孝定

徵登之之心焉無逸以示儆用表乾化之惕元良有規資善有記而道
 心精一之旨昭訓庶有銘謹刑有箴而官人愛民之義著焉石之配
 享則奸邪之死名誅矣贈張九成之官爵則正直之生氣吐矣至于以
 陳墳司業固子而諸生相慶得師以洪武夔司紀諫臺而群奸相繼落
 職諭執政當筆之典勅政事也謹給舍書讀之限重命令也圖功臣于
 崇德閣而表其衛國之忠讀朱子之中庸序而抱乎同時之恨虎闈處
 曹鹿洞頒經鶴山賜字彗宿求言何莫非帝之盛德乎此所以雖當國
 運屯如之日元人用武之秋而能保危邦以沒世者良有以也但惜其
 柔而不明懦而弗立怠于政事權移奸臣斥三烈而任用三凶則和正
 賢亂寵四木而竄六君子則賢否混淆惑史弥遠而致濟王竝之不得
 其死則人倫之間處之有未及信史高之而致太孛生之作捲堂文則

姦邪之黨辨之有不早似道詭言鄂園解示社安則彼其有已也
 似道上書辨公田乞避位則慰其常事怨之任惠奸細請恩而奸說合
 地棄盟玩與啓寇宜其三面被兵淮甸騷擾境土日蹙而海內分裂也
 愚嘗為之說曰表章理亭以起斯文此固理之所以為理也和正不分
 績用弗究則理之為理亦文焉而已自茲宋祚之不遠也固宜

木

四木薛極胡紫聶子述趙汝述附史弥遠最親用事時人謂之四
 六君子丁大全逐右丞相重槐于外而罷其相太孛生陳宜中黃
 鏞林則祖曾唯劉黼陳宗六人上書言進退大臣以礼遂極言
 大全之姦大全怒因取書旨削六人之籍編管遠州士論翕然
 稱之号為六君子

度宗

名禔 太祖十一世孫 恭王與芮之子 理宗之姪也 在位十年

年號 咸淳

咸淳

咸淳

宋至咸淳之際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孰不謂其垂亡之勢不啻一髮引千鈞岌岌乎幾不可為也豈知閩廣全城江浙安堵淮海雖殘而合襲盧楊諸州尤為宋死守也馬廷鸞雖去而文天祥李庭芝尤可相也張順張貴雖死而張世傑妻可才尤可將也餘若李芾汪立信苗再成之屬皆雄才傑器忠義之士也使為度宗者召召群賢與之協力以延續乎天命以鼓舞乎人心雖中興不可必寧有處至于不振者哉夫何耽荒酒色委政權奸賈以道智不足以謀勇不足以抗而尊為師臣衺陽乃西陲之保障南國之藩維而坐視其困致使壘故聰明權傾中外天下安危而人主不知國家利害而群臣不知軍前勝負而列國不知國事茫罔敵人來瞰矣樊城不守襄陽繼叛沙汰之口無人而伯顏之師

遂濟青山之磯夜泊而阿木之衆遂來嗚呼羅之健矢而長江之險與敵共矣不亦愚乎或者尤謂其行通喪之禮事父孝也謹終元之養事母孝也復舊爵以厚人倫召故老以來忠嘉開施度以導問李紹敏供以戒貪殘正邵雍司馬光之祀庶幾隆儒之心定孔廟配享之賢庶幾重道之意頒李蕙律貪之詔庶幾遏惡揚善之典似亦有足尚者嗚呼滔天之流非一蒿之能障厄羸病瘵之人是豈一七強劑之所能起哉國運至此猶之高秋凋候現其摧落人有為之流漣者矣

恭宗

名焜 度宗次子 登大寶 時年四歲 在位二年 為元朝北狩

于沙漠 年號 德祐

德祐

德祐

德祐

德祐

德祐

德祐

以童孺之年于陽九之運胡馬交馳于上國虜騎充斥于中原天命已去人心已離雖使左司召右伊呂尚難以有濟而况輔之以不孝無術之似道哉是故汪言信沿江三策保邦之大計也而賈賊斥為狂言又

史考珍集
天祥却敵一疏守國之良圖也而時議目為迂濶蓋湖之師干戈非不揚也而守此失彼揚州之旅車徒非不盛也而支東顏西內而糜俸叛官寓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表裏合謀接踵宵遁遂使建康之師一入而臨安之城破皇亭之款一納而崑崙之志顛六飛香靄火德消滅瀛國之封沙漠之殂不亦悲乎昔人有言曰宋得天下于小兒亦失之于小兒嗚呼諒哉

元紀

世祖姓奇渥溫氏各忽必烈蒙古部人太祖弟四子拖雷之子

英武仁明度量宏廣納諫求美知人善任文臣則有廣史劉李為之謀護廟堂武將則有李董伯張為之攻城畧地以王恂為贊善而輔翼太子得其人以許衡為祭酒而教育英才不有其道命郭守敬制渾天儀而

四時不忒命張文謙定官制而百官以正弛諸路山澤之禁而公利于民焚道藏偽妄之經而異端以闢他如立司天臺以圖敬天立社稷壇以圖報地立安樂堂以圖養人建中統以表年而易紅車白馬之紀用大元以号因而董崇文之稱立太庙于燕京而得華渚之義立宮闕于開平而弘都邑之規大闡嘉猷文武並用制礼作樂民物阜康夷狄之盛古未之有也然其以不臣殺文天祥則無惻怛之念以不起殺謝枋得則無仁愛之心永報諸母未華昌損之風尊崇胡僧未純周孔之教尊卑交媾不脫大羊之習發陵取室甘為盜賊之行官制雖定尤循違魯之名章服雖頒而雜用兒孫之服君子有所不取也吁此其所以為夷狄也歟

仁宗名愛育黎拔力八達順宗次子在位十年

天性慈厚恭儉聰明敦禮崇文服御質素恬澹無欲不事遊畋事太后
終身不違顏色待宗室勲戚恩禮有隆以儒術之大在於脩身治國以
儒者可尚在于維持綱常讀貞觀政要則稱其有益國家進大孝行義
則謂其可治天下命李孟頌國事而崇乎風教之司刑買住裁桑園而
重乎衣食之本重御史之職則諭禿合以母墜家聲重國史之權則
諭然思不花以萬世公論詔行科奉式彰造俊之心院立書齊可見優
賢之典至於裁抑侍官後祀諸賢明官民衣服之制遵江南田額之舊
卓有可稱此其所以身致太平文物並登焉為極盛也然惜乎遺宮者
釋奠孔子則不鞠先師矣以周王出鎮雲南則不知報先德矣寫佛經
而糜金兩是崇乎夷狄之教也以闡空而拜昭文是重乎腐餘之流也
是豈治世之体乎哉

順帝 各受歡帖木兒明宗長子在位三十五年

性柔少斷國政無童奸人執命災異頻仍時則白蓮倡會而妖人之禍
與紅巾樹幟而草澤之盜起若韓林兒魏天于中原陳友諒鵠張于湖
廣方谷珍烏合于浙東張士誠鷹揚于浙而擁兵於四川則有明玉珍
雄據于福建則有陳友定僭号于廣東則有何真竊名于遼陽則有刘
益毛貴田豐之徒拒命于山東擴廟宇羅之輩自相為仇敵連年攻擊
帝尤不悟迎西僧行運氣之術教宮女作天魔之舞不恤國事荒于淫
禁致群雄割據稱帝稱王垂三十年然後曆數屬于
大明四海九州歸于一統矣嗚呼自有天地以來中國未嘗一日而無
統也雖五胡乱華而晉祚尤存遼金僭号而宋系不斷未有中國之統
天絕而皆夷狄之歸如元之世者也不有我

太祖者出取天下之人民而冠裳之取天下之土宇而版圖之中國尚
得為中國乎是宜其

天業益昌

聖統無極也猗歎盛哉

國朝列聖

備表祝聖用

太祖高皇帝

在位三十五年
年号 洪武

大聖至神仁文義武智勇天錫聖敬日躋飛淮甸之龍關乾坤于再造
倚胡元之鹿洗日月而重輝膺命冊玄應期握紀千古功高竹見金六
平禹服百王道冠仍思鉄馬論羲禹解洪範之篇道由身体緝精誠之錄
孝自心傳資世有訓大誥有篇條目至同而至異行義有圖道衡有說
取法不愆而不忘孝監一規遠接百王之教心亭一記獨觀萬化之原

禮儀定式之書郁周文而並美教民榜例之說于湯誥而有光汝聽汝
明采謀猷于衆庶天命天討總威福于一人萬里歌謠西出玉關之路
八閩奔走南踰銅鼓之鄉

成祖文皇帝

在位二十八年
年号 永樂

高明肇運睿智登乾聖武神功純仁至孝表識龍姿潛服占太平之象
躬扶蓄極開元紀永樂之年定鼎幽燕掩天統而踐帝繼明日月秉地
軸以登樞七佐訐謨弘開內閣兩都並建雄據上游道紹龜圖聖學闡
萬年之心法謀深燕翼寶鑑垂百代之典章編性理大全百家眾技之
支離以斥緝名臣奏議歷代群工之忠蓋以揚陰隲諸篇聖謨懋闡孝
順一錄明鑑斯昭一統車書率土協同文之化萬方王帛普天成合泰
之勲

仁宗昭皇帝

在位一年
年号洪熙

獨運聖謨同符祖烈弘文欽武體道敬天留守皇都中外咸霽其惠澤
養蒙禁闈上下快覩其容儀孝謹呈奉乎天威誠敬迓衡乎帝眷寬和
得衆恭儉宜人愛民視之如傷攀周文之逸駕恭已行之不息步虞舜
之芳塵七事上陳已見胡濙之先識萬機付託預得先帝之懽心成湯
之六事罔愆大禹之九功惟叙

宣宗章皇帝

在位十年
年号宣德

憲天崇道昭武欽文英明聖神寬仁淳孝懿德青宮曆質繫群情之仰
孝孚慈極問安勤三至之思官箴灑翰志殫于經綸帝訓貽謀業垂于
後裔賦成織婦聯霄漢以騰輝禮重宮僚際風雲而作會五倫肇幸來
宸章今古之英四國是皇皇或靖庶人之孽書賜內閣之耆臣三公論

真言吹播前朝之祖德列聖有光繼離照以緝庶道有同于天高地厚

法乾元以建德化無間于日照月臨

英宗睿皇帝

在位二十二年
年号正統 天順

英明啟運文武憲天敬止夙著于青宮謨謀懋昭于紫極皇極建臣民
之中昌符協天地之瑞元天列象紫宮通北極之尊大帝凝圖玄猷漸
東溷之遠赤帝收功于三傑黃圖允協于二王舞干羽于兩階執玉帛
者萬國

憲宗純皇帝

在位二十三年
年号成化

仁敬日隆誠明天啟儲闈懋學 邈二帝三王之心源大室嗣登紹一
祖四宗之業緒南郊多龍馭之軌上苑絕旄頭之塵大孝尊親加慈宮
之徽號深仁追遠復景廟之尊稱重農事而耕藉田供秉耒三推之禮

振儒風而臨太享尊園橋萬計之觀經筵不廢乎日新奏牘每勤于在
食正宋元之史君道立而師道兼行講真觀之編聖德修而賢德仍采
既備兼乎文事尤振厲於武功天戈一挽而桂海無煙干羽再麾而王
閔不閉九夷稟朔百蠻奉琛

孝宗敬皇帝

在位十八年
年号 弘治

文武聖神誠純中正青宮毓德儲前星少海之祥紫極仰天膺出震繼
離之寄翠華初駕幸太享以崇儒黃繼頻飛御經筵而講道明裡以告
帝一德格天耕籍以勸農群黎望日視膳龍樓隆重闡之大孝勵精鴻
業繼皇祖之詒謀建闕里而聖道弥光修會典而人文丕著錄開國元
勳之後盟續山河增孔庭從祀之賢礼加邁豆臨軒遣將再摧北虜之
鋒下詔出師兩掃南蠻之穴億兆同声而作頌臺夷重譯以來王

武宗毅皇帝

在位十六年
年号 正德

聖敬維新温恭有翼明睿振古神聖憲天履熙洽之洪圖際太平之昌
曆建極以仁義為麗承基以道德為威青宮毓粹蚤知創業之勤勞恭
懃承乾益謹持盈之恭儉誅權堅而帷幄之難清捕強宗而藩國之安
弭三農思鋤桑柘四方之樂以陶萬里解穽撈航九夷之封自若

世宗肅皇帝

在位四十五年
年号 嘉靖

欽天履道廣武宣仁英毅聖神聰明仁孝河清漢綠蚤毓粹于南藩虎
變龍飛遂騰輝于北極本三代而明人倫繼百王而興礼樂律天襲地
郊丘正分合之儀尊祖敬宗裕禘致具同之辨心法昭于齋室王業謹
夫農桑駕幸荆襄四國慶龍飛之大典講開館閣百僚仰燕翼之洪猷
敬一作箴聖學心源獨翹五箴演註賢闕道法攸明欽天記而克敬之

義彰春游味而相悅之情篤道隆不匱諸舜孝以蒸七德合無為煥周
文之穆上禮嚴孔廟而歷代之垂謬除孝享明堂而萬世之綱常正南
倭北虜捷戎馬于邊陲國威勳臣鞏山河之帶礪禮備樂和文熙武戢
黃童有味青海無煙觀經世之規模唐虞並駕論中興之業緒天地同
流

今

上萬年

新刊歷代君臣事實史學珠囊二卷終

